



### ◆为什么观众喜欢街角话剧? 独特环境带来更强感染力

2024年年底的一个周六下午,记者来到位于和平区金街的大铜钱广场,这里已经聚集了数以千计的观众。身穿白色连衣裙的“陈白露”独自站在浙江兴业银行旧址二楼的阳台上,说起了那段经典的独白:“太阳升起来了,黑暗留在后面,太阳不是我们的,我们要睡了……”“陈白露”在竖着罗马柱的欧式阳台上凭栏而立,与观众们俯仰相望,让观众仿佛穿越回一个世纪前,亲身体验发生在“惠中饭店”的故事。

随着《日出》等沉浸式街角话剧演出活动在社交媒体平台火爆,大铜钱广场的活动转为常态化演出。众多戏剧爱好者和游客来此打卡,为一出戏奔赴天津这座城。几乎每个有演出的时段,广场都被围得“密不透风”。除此以外,讲述诗人陆游一段人生经历的话剧《钗头凤》片段也在金街大铜钱广场和天津人民艺术剧院门口上演。

记者向现场多位观众了解到,每次街角演出都是观众爆满,有很多观众为了选一个合适的位置观看演出,提前一两个小时就开始排队了。

将经典的话剧从剧场搬到户外,为什么一下子吸引了那么多观众?

观看过《日出》《钗头凤》两部话剧沉浸式街角演出的王或妍说,作为观众,她觉得街角版降低了观剧的门槛,使观众更加容易观看。如果在剧院等一些场所演出,很多观众可能会因为一些原因放弃了。但是在街角演出,只要观众从大铜钱广场周围路过,都能看到。这一眼,很有可能成为一名观众观看话剧的起点。

在观看沉浸式街角话剧之前,王或妍观看过《日出》和《钗头凤》的剧场版,她觉得,街角版与剧场版相比,观剧环境、观剧氛围和演出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。街角版更加注重场景的还原性,比如《日出》的故事就发生在“惠中饭店”,观众在演出地点一抬头就能看到这座建筑,这给观众很强的代入感。特别是街角版《日出》中,“陈白露”在阳台说的那段独白,要比演员站在剧场的舞台上说,更有感染力,更能使观众共情。而《钗头凤》的街角版,更像是一种经典艺术的亲民化展示。

但是王或妍也建议,如果想要更完整地观看戏剧,还是要走进剧场。因为如今观看街角版话剧的人太多了,演出场被观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,在最外面的观众其实是看不清表演的,只能听到演员的台词,体验这种戏剧氛围。

### ◆街头环境与戏剧相融共生 观众给演出带来意外惊喜

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沉浸式街角话剧《日出》负责人卢森介绍,2024年国庆节期间,根据相关工作安排,他们参与了“无处不沉浸 打卡CITY SHOW”国庆文旅活动。这次活动选取

### 【热点追踪】

提到看戏,许多人会想到剧场、舞台、座椅、聚光灯、红幕布。如今在天津,经典话剧不仅在剧场上演,还出现在街头巷尾。在天津街角遇见戏剧,已经成为天津文旅的一张名片。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李阳院长表示,天津正在不断地尝试打造数量更多的“空的空间”,将戏剧从剧场“移”到公园、景区、街道,让观众在大街小巷邂逅经典戏剧,享受高品质文化。

# 聊聊街角话剧的台前幕后

本报记者 孙瑜



了天津多个重要的人文景区,涉及金街大铜钱广场、和平印象城、睦南公园、张园、世纪都会前广场、大理道86号、官银号,推出与景点文化背景相呼应的经典演出,包括话剧、木偶剧、曲艺、戏曲等,通过一些以经典戏剧片段为基础的互动演出,引领观众沉浸式感受城市的魅力。

对于沉浸式街角话剧《日出》,卢森认为,他们创作的初衷是通过这部剧让观众与观众互动起来。因为曹禺先生是以曾发生在惠中饭店的故事为基础创作了《日出》。在故事发生地的街头上演《日出》,气氛的吻合能给人带来巨大的震撼!在这里演出,一方面是对曹禺大师的纪念,另一方面也是宣传天津文化的一个机会。

卢森说,在演出之前,项目组对《日出》原剧进行了重新编排和整理。街角版《日出》围绕观众与“陈白露”不期而遇展开故事。随着故事推进,观众也将邂逅“潘月亭”“张乔治”“胡四”“王福升”“小东西”等人物,体验剧中8位人物的复杂关系以及他们之间微妙的情感纠葛。临近演出结束,“陈白露”站在阳台上,进行4分钟的独白,这也是借“陈白露”之口,表达了曹禺对美好世界的期望。

虽然将这部话剧从小剧场搬到了金街大铜钱广场,但是与演出相关的措施一个都不能少,卢森介绍,包括演员的化妆间安排、现场的安保措施等,这些都得到了天津金街管委会的鼎力支持,管委会的工作人员也是在每次演出前与

他们积极协调,保证演出的顺利与安全。

音响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沉浸式街角演出的效果。卢森介绍到,街角版《日出》首场演出效果并不理想,一开始低音效果出不来,后来高低音效果都达标了,由于金街环境嘈杂,背景音乐又听不清了。台词播放声音小了,就会造成一些观众听不清,而声音太大,也会导致演员声音的失真,影响演出的效果。周边的建筑、现场观众的人数、音响的摆放位置,都会对音效有影响。工作人员也是一边调整,一遍总结经验,根据不同环境进行音效调整。在后续的演出中,剧组又接连增加了新的设备,使得不同层次的声音都有了更好的呈现。

沉浸式街角话剧《日出》最大的特色,就是演员与现场观众进行互动,目前,该剧已经演出了20多场,演员每场挑选的互动观众都是随机的。现场的群众参与热情很高,都主动要求参演人力车夫、打手等角色。这些观众没有经过排练,在现场即兴表演,也会带来一些意外惊喜。

例如,有一次,一位外地大学生来看街角演出。卢森看到这位大学生身体强壮,就让他饰演人力车夫,还告诉这位大学生,当“陈白露”踩人力车上的铃铛时要立即停车,而且还指给这位大学生停车的具体位置。不料,演出时“陈白露”忘了踩铃铛,这名大学生演得太过投入,脚下也没停,老老实实地拉车,一直拉着“陈白露”多走了将近10米的距离,这就给了其他演员反应和重新走位的时间,最后演出顺利完成。



参与者。  
为了实现更好的互动效果,街角版《日出》有很多创新的剧情。比如,“胡四”会在现场给自己加戏,随机找一名女观众问:“你看我这一身穿得好看不好看?”紧接着,“顾八奶奶”会说:“你准是被那个女人给迷住了!”“顾八奶奶”将“胡四”拉过来时,“胡四”看那位女观众,“顾八奶奶”也会朝那位女观众瞥一眼。

许诺坦言,这些与观众的交流片段,虽然在排练过程中也有提前设计,但是由于每一场演出是随机寻找观众来表演,所以很多演出桥段需要演员临场发挥。演员也要随时留意观众的感受,是窃喜、不好意思,还是兴奋,不同的观众反馈也会影响演员下一步的表演。

“这种反应是双向的。”在许诺看来,在大铜钱广场的户外演出,每一场观众足有上千人,他们在每一场表演后,会根据当时现场观众给自己带来的反馈作一些细微的表演调整。有时演员演到某一个点时,自认为观众应该有较强的反应,但有可能观众的反应并没有很明显,或者在演到某一阶段时,观众突然就有了意外的反馈。所以演员们在演出后,都会去琢磨原因,商量接下来的表演方式。

对于户外演出的难点,许诺认为,主要就是来自外界的干扰。在户外演出中,小孩的哭闹、打电话的声音、人们的说话声等,各种环境音互相叠加。刚开始演出时,许诺也是不太适应,但是在演出了几次后,随着经验的增加和现场音响设备的调整等,许诺也逐渐适应了这样的街头演出氛围。这对她来说,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。

天津人民艺术剧院青年演员王知羽,饰演了街角版《日出》中的陈白露。王知羽说,这是她第一次进行户外话剧演出,刚开始会有一些不安全感,站在大铜钱正中间,周围全是观众,怎么说台词?怎么进行互动?她觉得这次演出最大的挑战就是考验自己的临场发挥和反应能力,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和成长的机会,有很多表演细节,在排练时想不到,可以说街角演出完全打破了在传统舞台上的表演方式。

王知羽认为,在户外演出,观众有可能是游客,有可能是来逛街的人,也有可能是喜欢《日出》这部作品的人,什么样的人观众都有。如何把这些观众留下来观看,是她一直在考虑的问题。例如有一段“陈白露”与“潘月亭”的对手戏,舞台版《日出》,王知羽只是与“潘月亭”简单拉个手,在街角版中,则要跳几个舞蹈动作,让周围的观众都能看到演员的表情和肢体语言。在演出最后,王知羽站在阳台上,表演4分钟的独白,“你曾经梦过有颜色的梦么?”,她每次说到这句台词,都会向两边的观众各问一遍,观众的反应也很强烈。

接力《日出》,话剧《钗头凤》在天津人民艺术剧院门口和金街大铜钱广场,与众多观众来了一次浪漫的戏剧邂逅。《钗头凤》由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著名演员王继世、刘景范等人出演,演员王继世认为:沉浸式街角演出,对演员来说,是一次酣畅淋漓的考试。在街头巷尾,演员与观众,通过经典戏剧共情、共融。

记者从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获悉,2025年街角话剧演出还将继续,其中《钗头凤》于1月18日、25日下午在金街大铜钱广场进行演出,春节假期《日出》将再次与观众见面。

### ◆参与沉浸式街角话剧 演员面对全新的考验

天津人民艺术剧院青年演员许诺,饰演街角版话剧《日出》中的顾八奶奶。她说:“我从事话剧演出已经10多年了。传统的话剧舞台,只有正面或侧面展示给观众,而此次沉浸式街角话剧,‘舞台’是360度。在传统舞台剧表演中,我们只需要顾及前方的观众,而在街角演出中,演员需要照顾到现场各个角落的观众。因此,演员在街角表演中就会有一些变化,包括对台词的处理、说话时视线的落点等,都要去作相应的改变。例如,我在舞台上说台词时,只需要盯住一个点就可以,在露天表演时,我的视线会洒向站在每一个方位的观众,所以要边走边说。”

许诺介绍:在开场的舞会中,她和另一位演员一起上场。由于是户外演出,她们要跟周围的观众不断地打招呼、进行互动。“顾八奶奶”在刚上场不久,跟“张乔治”和“胡四”有一些对话。如果在舞台上,她只对着这两位演员讲台词就可以,但是到了户外,为了营造一种舞会的氛围,让观众跟着演员的情绪走,她还会对着现场的观众说台词。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这种表演方式,让说话的对象从一两个人变成一二十人,使现场的观众感受到舞会上的社交氛围,引领观众从心理上成为舞会的

### 非遗新传

### 与传统曲艺为伴的童年

记者:作为土生土长的天津“80后”,您的童年在怎样的环境中长大?

张博:我的童年在老城里大费家胡同度过。这条胡同历史悠久,直到城市改造我家才搬离。周围环境充满了浓厚的历史气息。我的许多老邻居,他们的家族中走出过很多历史文化名人。华世奎、孟广慧等历史名人的故居近在咫尺。这些老建筑不仅是时间的见证者,更是文化传承不可或缺的桥梁。每当我路过那些斑驳的老门,总感觉仿佛穿梭于过去与现在之间,体验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时空交错感。

除了丰富的乡土文化外,那里艺术氛围同样浓郁。从小耳濡目染,我对评书、相声产生了浓厚兴趣。无论是通过收音机收听节目还是邻里间的闲聊交流,都能让我深刻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。可以说,作为土生土长的天津人,我和我的同龄人都是在这种独特而迷人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,这份经历对我们的影响深远而持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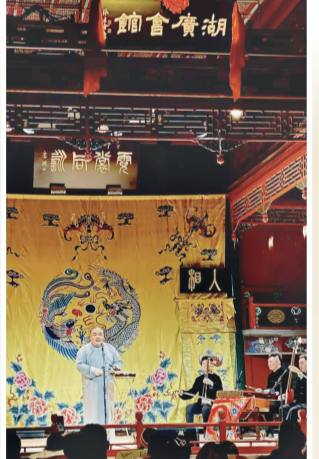
记者:小时候您喜欢听什么曲艺节目?

张博:小时候喜欢听评书和相声。正是侯宝林的《戏剧杂谈》,让我对曲艺产生了兴趣。我学普通话也是从这儿开始的。侯先生的声音纯正而富有感染力,他的表演中融入了多种艺术元素,如大鼓、京剧等,让我对传统戏曲产生了深深的好奇。那时,我在与长辈的闲聊中,听到了许多艺术家的名字,我总想去听一听他们的作品,又不知道去哪里找。直到一位叔叔告诉我渠道,我才在中国大戏院对面的新华书店音像店买到了宝贵的录音带,当时我开心极了。

小时候,我很喜欢听电台节目,为了不错过任何精彩瞬间,我甚至会用英语磁带来录制电台节目,尤其喜欢听刘立福先生的“乡土风趣评书”等,之后我有幸拜在刘立福先生门下学习评书。记得有一次,听到了小岚云老师表演的京韵大鼓《大西厢》,我一听就喜欢上了。当时特别痴迷,虽然听不懂唱的是什么,但我尝试将听到的内容记录下来,虽然与原文相差甚远,但依然乐此不疲。那段时间,我仿佛着了魔一般,日复一日地哼唱着《大西厢》。

记者:师父对您有哪些影响?

张博:我有幸向多位前辈先生请教,杨曼华、孙书筠、小映霞、白奉霖等。2003年我开始向师父刘嘉昌学习梅花大鼓,2009年我正式拜师,并成为非遗传承人。我的师父不仅是一位化学教师,更是一位票友和艺术家,而我师爷周



梅花大鼓,京津地区独有的鼓曲艺术形式,表演时,伴随着鼓板、三弦、四胡、琵琶与扬琴这五种乐器的和鸣,恰似梅花五瓣绽放,因此得名“五音梅花调”。历经数代艺术家及票友们的精心雕琢,至清末,这一曲种逐渐定型为以“梅花调”为核心旋律的风格,广泛流传于世。

梅花大鼓主要分为两个流派:金派与卢派(也称花派),其中“金派”由金万昌先生于二十世纪初期在北京创立。作为北方曲艺的重要代表,金派梅花大鼓承载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文化内涵,在第四代传承人张博的努力下,金派梅花大鼓正逐步吸引更多年轻人的目光。张博表示,他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到这一独特的中国传统艺术,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己所能。

麟阁,作为银行行长的同时,也是票友中的佼佼者。在票友的世界里,学习与享受并重,他们以轻松愉悦的心态沉浸于曲艺之中,这份热爱超越了职业的界限。师父在传授技艺时,也秉承了这一精神,他要求我们精雕细琢每一个字句、每一个腔调,正如他当年向师爷求学时那般,一段曲目竟研习了一年。

# 张博:让更多年轻人喜欢上金派梅花大鼓

本报记者 张洁

城里的家中,日复一日,乐此不疲。这份对艺术的执着与热爱,让我们深刻体会到学习艺术之不易。师父常带我参与演出,观摩他人之长,从而领悟到博采众长、融合创新的重要性。如今,我鼓励学生们珍惜每一次聆听美好录音的机会,感激每一位良师的教诲,把握每一次登台表演的机会。

### 唱响非遗时代新声

记者:您的表演风格是什么?

张博:艺术之美在于比较,每个人对美的理解各异,但首要的是学会欣赏。票友传承作为中国文化的独特现象,展现了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真谛。许多艺人虽然并非专业出身,却能赢得观众青睐,这背后是对技艺的不懈追求和对观众认可的巧妙把握。“艺”为技巧之本,涵盖了我从恩师那里所学到的吐字、归音、唱腔、板式以及舞台表演等技艺;“术”则是指如何赢得观众认可与喜爱的方法。先生常说,我们不仅要依赖这些基础技巧,还需广泛涉猎并汲取周边艺术形式的精髓,尤其是姊妹艺术的精华。

我的个人风格是什么?从我的师爷周麟阁先生,到我的师父,再到我自己,我们都在追求一种儒雅的风格。儒雅并不意味着平淡无奇或缺乏激情,在舞台上,我们需要能够牢牢抓住观众的心,让他们深切感受到表演所带来的震撼。同时,我们也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表达方式,从而恰到好处。

张博:我恢复、改编了《蟠桃会》《大西厢》等传统曲目,还创作了新曲目《半生思念》,作品讲述了沙洲村半条棉被的故事,融入了音乐元素,得到了专家们的好评。另外,《中国民间文学大系·天津卷》说唱卷的编纂工作正在进行中,由我和师爷童强担任副主编,至今已出版三卷。这项全国性的工作涵盖了民间文学、俗语、谚语及故事等多个领域。在京津两地,我和谢岩共同推出了“全堂八角鼓”这一演出形式。谢岩不仅是该项目的出品人,还是一位资深的戏曲曲艺演出策划人。这种源自清代的艺术形式实际上就是一场“北方曲艺大联欢”或“曲艺晚会”,它将大鼓、单弦、梅花调、相声、马头调、戏法等多种艺术形式融合在一起,对多个曲种进行展示。参与演出的年轻演员们都是经过多年研习的优秀青年票友,伴奏团队也以年轻人为主。尽管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看起来有些陈旧,但舞台上充满活力的新面孔,让人们了对传统艺术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与信心。

记者:您觉得,近年来曲艺观众有哪些变化?

张博:可以说,德云鼓曲社给天津乃至全国的曲艺界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,这股力量不容小觑。他们在推动曲艺发展的同时,也遵循着传统的规矩,认认真真地去做,这是一件好事。它不仅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曲艺,还培养了观众群,提高了他们对艺术的认识。现在的观众群在逐渐年轻化,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。以前我师父说,“你们就是奇了怪了,小孩爱听这个,论岁数是隔辈,中间断了。”现在我的学生跟我的孩子差不多大,一辈一辈接上了。咱们的非遗传承,就是要让这门技艺传下去。

艺术是无止境的,需要活到老学到老。在不同的年龄段,演员的艺术表现都在不断变化。一个60岁的人不可能用20岁的心态去表演。变化是为了维持自己在舞台上的艺术生命,但是变不能离宗,不能离经叛道,这是必然的。

记者:在教授学生方面您有何心得?

张博:我们的传统艺术传承工作,得到了天津市曲艺团的支持,尤其是得到了众多杰

出乐队老师的帮助,特别要感谢钟吉铨先生。曲艺团乐队的老师们虽年轻,但他们很好地传承了老一代人的技艺。我的徒弟可以和这些艺术家学习演奏,这也弥补了我不擅长乐器的不足。艺术的传承有两大支柱:一方面是专业院团的系统教育,另一方面则是票友界的自发传播,两者相辅相成,共同促进了传统艺术的发展。

我的学生都是因为热爱梅花大鼓而找到我,他们都是从喜欢唱开始的,没有一个人只是单纯地喜欢听而不去实践。然而,人的天赋是有限的,有的学生嗓音条件可能不太理想,而有的学生非常合适舞台表演。对于那些在舞台上表现出色的学生,我会让他们更多地参与舞台演出,包括乐器伴奏等。与我一起上台表演的徒弟任浩还是名中学生,跟我学了三四年后,还能担任伴奏,徒弟贾行枫、于元玮等报考了艺术领域相关专业的研究生,理论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深入研究和发展这门艺术。

记者:如何让年轻人了解这种艺术形式?

张博:梅花大鼓以其独特的韵味和雅致的风格,在众多艺术表现手法中脱颖而出。然而,正如所有艺术形式一样,它也有其局限性。我们无法期望每一种艺术形式都能变得极为普及。非遗之所以珍贵,不仅因为它承载着历史的传承,还因为它相对较小的受众群体,使其传承不易。面对这种情况,我们的目标是吸引更多的观众来了解并喜爱梅花大鼓。

我们并不追求让梅花大鼓成为妇孺皆知、人人喜爱的存在,而是希望它的观众群体能够逐渐扩大。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能接受这种艺术形式,并认识到它并非过时之物,而是一种既古老又充满新意的艺术表现形式。艺术的价值在于发挥其独特之处,对于梅花大鼓而言,音乐性强是它的优势。我们的民族音乐博大精深,蕴含着无尽的宝藏等待我们去挖掘和展现。通过扬长避短,我们可以让梅花大鼓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,从而吸引更多的观众。我期待能够培养出更多具有古老艺术形式的新生力量。